

(← 上接B2版)

漫漫路途我们有幸一段同行，见证彼此生命。此刻，不论Miller博士在何方，他很好，我也很好。

似乎上帝感觉悟得不够深，又安排了次切身试炼。

先生心脏房颤的小手术险象环生，食道插管感染诱发肺炎，刚出院又被送到急诊部。工作会议中接到他的电话：“我心跳240，很虚弱，其它都好，别担心。”能不担心吗？心脏射频消融术后，电流灼烧过的心肌还未恢复，过快心跳的负担可能引发猝死。赶到医院，大夫正要给他抽肺部积水，要家属回避。

我走到医院的小花园透透气。午后的阳光从厚重的拼花玻璃窗射下来，五彩斑斓，惴惴不安的心中，听到这段和上帝的对话：

I said: what about my eyes?

我说：我的眼睛怎么办？

God said: Keep them on the road.

上帝说：让它看路。

I said: what about my passion?

我说：我的激情怎么办？

God said: Keep it burning.

上帝说：让它燃烧。

I said: what about my heart?

我说：我的心灵怎么办？

God said: Tell me what you hold inside it.

上帝说：告诉我你持守于内心的是什么。

I said: pain and sorrow.

我说：痛与伤。

He said... stay with it.

他说... 与它同处。

The wound is the place where the Light enters you.

伤口是光进入你的地方。

——Molana Jalaluddin Rumi

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

“接纳痛与伤，接纳这束光。”上帝认可了答卷，又让生活补刀，割开更多伤口让阳光普照。先生万幸脱险，但亲人的死讯，还是随寒风刮到。

深秋子夜，突兀的电话铃惊碎梦境，弟弟打来的，告知父亲去世。连夜安排回国奔丧，清晨见后院一树金黄，悲哀和无奈都在王勃这首《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追悼会后捧着父亲的骨灰到墓地，与先他而去的母亲合葬。墓碑上母亲名字旁新刻了父亲的名字，这对青梅竹马、相濡以沫40多年的夫妻又重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纵使相逢应不识，两位尘满面、鬓如霜的亲人，终于可以天长地久地叙谈。

I died for beauty, but was scarce

我为美殉身，但刚刚

Adjusted in the tomb,

在墓中适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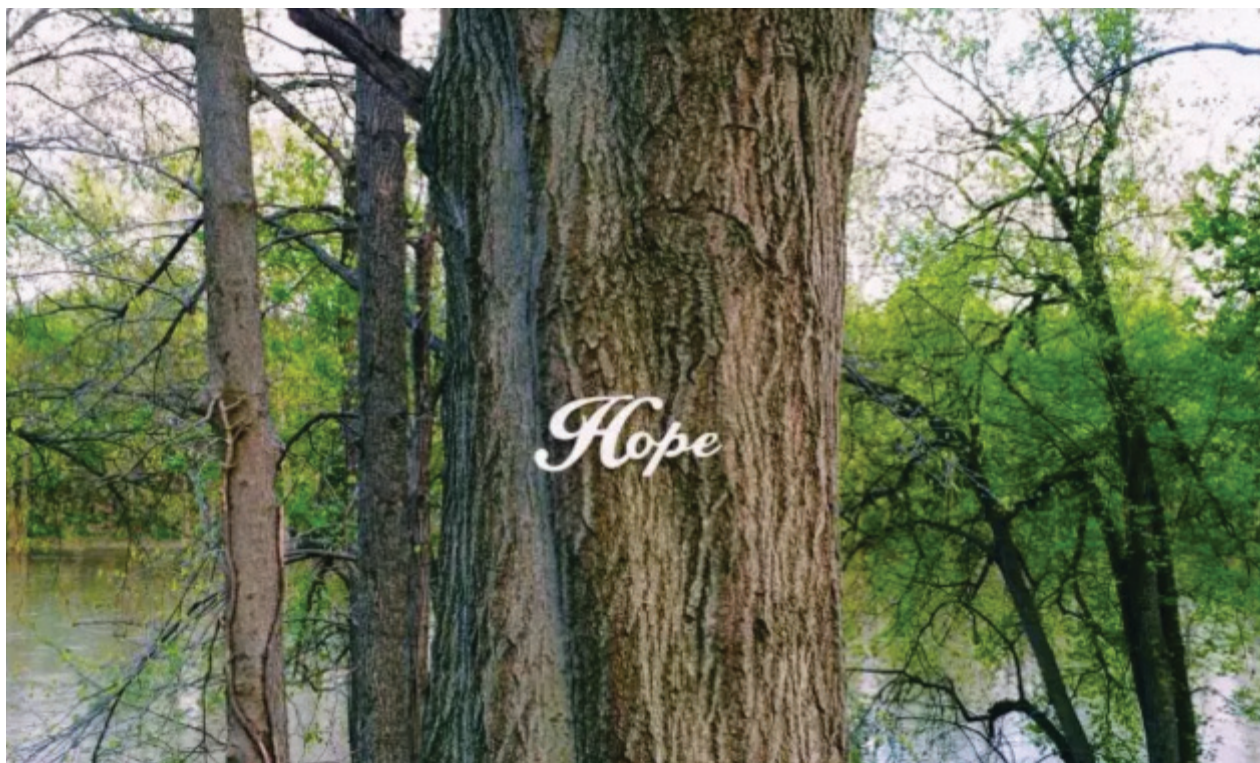
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 was lain

便有一位真理殉身者

In an adjoining room.

被停放在邻室。

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



他轻轻问我为何倒下？

“For beauty,” I replied.

“为美”，我回答。

“And I for truth — the two are one;

We brethren are,” he said.

“我为真理——美与真是一体；

我们是同胞，”他说。

And so, as kinsmen met a night,

因此，如同亲人重逢今晚，

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

我们隔墙交谈，

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

直到青苔爬上了双唇，

And covered up our names.

没过我们的名字。

——Emily Dickinson 埃米莉·狄更生

还是这个孤僻的埃米莉·狄更生，以她的凝炼诗风、尖新比喻，带来寒野中的暖、暗夜里的光。两年前翻译她的这首诗，送给挚友新生的女儿“希望”，此刻读起，温暖再次流过心房。

借孩子名字的机缘，“希望”的诞生让挚友从女生变成母亲；但又似冥冥注定，茫茫人海中的亿万个母亲，正是有了希望，让她们在人生磨砺中领悟到恩慈与信念：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希望是羽化的精灵，

That perches in the soul,

在灵魂里栖息，

And sings the tune without the words,

它唱着无字歌谣，

And never stops at all,

旋律永不停歇，

And sweetest in the gale is heard;

暴风雨中听到它的甜蜜金嗓，

And sore must be the storm

惊吓鸟儿的风暴，

That could abash the little bird

必定黯然神伤，

That kept so many warm.

因希望，早已温暖了众心心房。

I've heard it in the chilliest land,

我听它鸣唱在最寒冷的旷野，

And on the strangest sea;

和最陌生的海洋；

Yet, never, in extremity,

然而，即使于绝地窘境，

It asked a crumb of me.

它也从未，向我索求了点饼粮。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宇宙天地漫长的旅途中，千万人和我一样，看到生活或单调或严酷的面庞。

有孤独终老，饱受疾病死亡困扰的狄更生；有遇人不淑，凄凄惨惨戚戚的李清照；有国破家亡、吾庐独破受冻的杜甫；还有贬谪他乡，心性却始终豁达的苏东坡，罗浮山下，当初夏的荔枝留甘唇颊，他吟诵“不辞长作岭南人”！

我们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在诗词的字里行间相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道一声：

“噢，你也在这里……。”